

第四章 科學幻想在晚清



本章分爲三節，描述凡爾納科幻小說初引進中文多元系統時的時空背景，第一節針對晚清時期的文學革命運動作一個簡述，第二節回顧有關晚清翻譯小說的統計資料，第三節則詳細描述小說界革命引進科幻小說的翻譯盛況。

第一節 小說界革命

1898 年，歷時百餘天的戊戌變法失敗，康有爲、梁啓超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，1845 - 1919）等人的協助下，倉皇逃亡日本。梁啓超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失敗後，退而求其次，將目標轉向一般的平民大眾，希望能夠以「啓發民智」的間接方式，由下而上完成未竟的變法維新。1902《新小說》雜誌刊行，梁啓超發表了〈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〉¹，開宗明義提出他的政治意圖，正式至揭開「小說界革命」的序幕：

欲新一國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。故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說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說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說；欲新風俗，必新小說；欲新學藝，必新小說；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說。何以故？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（《新小說》第一號，1）。

梁啓超當時的想法，是希望尋求有力的工具，在最短時間內達成「改良群治」的政治目的，而小說則是他屬意的媒介。然而，傳統小說自古不受重視²，且「縱其大較，不出誨盜誨淫兩端」（〈譯印政治小說序〉，37），難以符合梁「振國民精

¹ 梁啓超此文算是集大成之作，其中有康有爲、李提摩太、嚴復與夏曾佑等人的影響，參見康有爲，〈《日本書目志》識語〉，收入陳平原、夏曉虹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·第一卷》，頁 29；以及楊世驥，《文苑談往》，頁 6-8。

² 清朝的幾任皇帝還下令要查禁小說，參見時萌，頁 1-2。

神，開國民智識」(〈新小說第一號〉，56)的需求，爲了要達成目標，引進域外小說成了必然的手段。〈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〉，與發表於1898年的〈譯印政治小說序〉，以及1897年嚴復與夏曾佑的〈本館附印說部緣起〉共三篇文章，形成了小說界革命的理論核心，其目的就是希望把小說推向中國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，並藉由域外小說的引進，徹底改造中國小說的面貌(陳平原，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》，4)。

梁啓超的文章發表後，晚清文人群起呼應，類似的言論屢見不鮮³，但是都不脫梁所提出的主要論點。這些傳統知識份子對於梁啓超所說，西方國家以小說立國的「神話」(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》，5)深信不疑。因此，爲了改革中國小說的弊病，大量引進外國文學成了眾人的共識。以《新小說》創刊號爲例，梁啓超除了親自上場，創作政治小說《新中國未來記》之外，還刊出了科學小說、偵探小說與冒險小說等譯本。《新小說》此種「著譯各半」的編輯策略定調之後，其他後起的報刊雜誌也都紛紛仿效。自此，翻譯外國小說之門大開，各種類型的域外小說紛紛引進中國，創造了文學翻譯的空前盛況。當時的文人對於譯介何種外國小說來更新中國小說，意見還頗爲一致，定一的《小說叢話》⁴可作爲代表：

中國小說，起於宋朝，因太平無事，日進一佳話，其性質原爲娛樂計，故致爲君子所輕視，良有以也。今日改良小說，必先更其目的，以爲社會圭臬，爲旨方妙。抑又思之，中國小說之不發達，猶有一因，即喜錄陳言，故看一二部，其他可類推，以致終無進步，可慨可慨！然補救之方，必自輸入政治小說、偵探小說、科學小說始。蓋中國小說中，全無此三者性質，而此三者，尤爲小說全體之關鍵也。
(99)

其他的文人多有類似的看法，例如孫寶瑄的《忘山廬日記》⁵，黃小配的〈小說

³ 如天僂生發表於《月月小說》的〈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〉；陶佑曾，《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》；楚卿，《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》；覺我，《余之小說觀》；商務印書館主人之〈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〉，等。其他眾多議論文章，參見陳平原、夏曉虹。

⁴ 原載《新小說》第十三號，1905年。

⁵ 《忘山廬日記》中〈癸卯六月一日〉記載：「觀西人政治小說，可以悟政治原理；觀科學小說，可以通種種格物原理；觀包探小說，可以覘西國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險詐詭變，有非我國所能及

風尚之進步以翻譯說部爲風氣之先〉，海天獨嘯子的〈空中飛艇弁言〉⁶，等等。

在小說新民的大旗之下，晚清的文人爲了啓蒙大眾，爲了更新小說，積極引介、翻譯外國說部，雖然梁啓超獨鐘政治小說，但是在「有益世道人心」的目標之下，科幻小說以其輸入科學知識的實用功能，也成爲晚清文人關注的焦點。大量的長、短篇科幻小說陸續譯介到中國來，凡爾納也就在這樣的時空之下進入中文的多元系統，而且其所佔作品種類、版數更超越其他各國的科幻作者。

第二節 晚清翻譯小說的統計資料

阿英是最早研究晚清小說的學者之一，其所著之《晚清小說史》與《晚清戲曲小說目》是以往統計晚清小說出版狀況的權威資料，引用者極爲衆多。他對翻譯界影響最大的「看法」，是晚清時期翻譯小說的數量比創作小說還多⁷，約佔全數的三分之二。有相當長一段時間，此一看法成了衆人公認的事實。在《晚清小說史》中阿英推估此一時期出版的小說（包含創作與譯本）至少在 1500 種以上，不過，後來在《晚清戲曲小說目》中卻只列出了 1107 種，其中譯本大約佔了 58%（Tarumoto，38）。

其後陳平原對翻譯小說做了較爲完整的統計工作，從 1899 到 1916 年，總共蒐集到 796 種⁸各國小說譯本（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》，50），而數量最多的是柯南道爾，有 32 種，第二是哈葛德，有 25 種，凡爾納與大仲馬則以 17 種並列第

者。故觀我國小說，不過排遣而已；觀西人小說，大有助於學問也。」收入陳平原、夏曉虹，頁 573。

⁶ 亦收入陳平原、夏曉虹，〈小說風尚之進步以翻譯說部爲風氣之先〉，頁 320-323。〈空中飛艇弁言〉，頁 106-108。海天獨嘯子認爲：「使以一科學書，強執人研究之，必不濟矣。此小說之所以長也。我國今日，輸入西歐之學潮，新書新籍，翻譯印刷者，汗牛充棟。苟欲其事半功倍，全國普及乎？請自科學小說始。」

⁷ 阿英認爲：「如果有人問，晚清的小說，究竟是創作佔多數，還是翻譯佔多數，大概只要約略的了解當時狀況的人，總會回答：『翻譯多於創作』」。見阿英，頁 234。

⁸ 包含單行本與僅在雜誌上刊行的小說。

三。不過，他依然延續了阿英的看法，認為翻譯作品的數量佔壓倒性的多數⁹。

近年日籍漢學家樽本照雄提出了新的數據，更新了前人的看法。在其所著之〈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〉中，他統計出了 1840-1920 年間，創作小說有 6347 種，翻譯小說則是 2504 種。若只計算 1840 到 1911 年間，則創作小說為 1288 種，翻譯小說為 1016 種（39），不論統計期間為何，翻譯小說都沒有超過創作小說的數量，這與阿英所描述的情況其實有一段差距。若真要尋找譯本超過創作的年份，也只有 1902 到 1907 這六年間，翻譯小說的數量略微超過創作小說（Tarumoto，39）。

依據樽本照雄的數據，英美小說佔譯本來源的多數，其次則為法國，凡爾納的譯本一共有 19 種，排名第八，與陳平原所說的第三尚有差距。此外，1911 年之前中國翻譯界相當流行從日文譯本轉譯¹⁰，凡爾納的譯本中就有 7 種是從日文譯本轉譯，全都完成於 1902 到 1904 年之間（Tarumoto，42）。

目前這許多統計的數字，以樽本照雄所提出的最為完整，阿英的說法純粹只是印象，而陳平原的問題則是文獻資料尚不夠齊全。以樽本的研究結果來看，晚清的實際出版狀況與前人的主張有極大的落差。

第三節 科幻小說翻譯

一、科幻翻譯熱潮

晚清是個翻譯大盛的時代，非文學類的翻譯從林則徐查禁鴉片的時候就已經

⁹ 參見，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》，頁 35。另外，馬祖毅也說光宣年間小說出版中，譯作佔多數。參見馬祖毅，頁 700。

¹⁰ 陳平原認為，若以譯者所依據的源語種類來統計，清末小說譯自日文的數量應是第一位，主要譯者當中如包天笑、徐念慈等，都是依賴日文作為翻譯的中介。但是根據樽本照雄的統計，有標出轉譯自日文的作品僅有 77 種，數量並不多，不過他也表示，實際的數量應該更多，但至於多少則不能妄加論斷。參見，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》，頁 71；以及 Tarumoto，頁 41。

開始，其後國內外許多不同的機構、組織與人力紛紛投入翻譯工程，希望能挽救頹傾的晚清國勢。但是屢戰屢挫的政治現實，讓晚清知識份子一再重新思考，直到梁啟超的「小說界革命」發起，才將焦點集中到文學翻譯。

文學類的翻譯除了當時所流行的政治、偵探之外，爲了借小說「以發明哲學及格致學」¹¹，晚清知識份子特別重視所謂的「科學小說」¹²，對於外國科幻小說的譯本讚譽有加、極力推崇，而且在他們的眼中每一本都是難得的珍品。梁啟超的〈《世界末日記》譯後語〉說：「此法國著名文家兼天文學者佛林瑪利安君所著之《地球末日記》也，以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，與哲學上最高尚之思想，組織以成此文，實近世一大奇著也。」（陳平原、夏曉虹，57-58）徐念慈的〈小說林緣起〉說：「月球之旅遊、世界之末日、地心海底之旅行，日新不已，皆本科學之理想，超越自然而促其進化者也。」¹³。周桂笙在〈《神女再世奇緣》自序〉中言道：「按原書自出現以來，歐美各國，莫不爭相購讀，翻譯恐後，誠近今最有價值之文字也。」¹⁴。包天笑也道：「科學小說者，文明世界之先導也」¹⁵，認定科學小說乃是輸入文明思想最快捷的工具。此外，碧荷館主人、海天獨嘯子¹⁶、成之¹⁷也都有過類似的言論。

這些文字說明了當時的文人對於科幻小說的觀點是毫無保留的推薦，姑且不論這些譯者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的言論，或是純粹爲了塑造「神話」以利達成其開發民智的目的，這些論述都讓我們瞭解到當時科幻譯作當紅的程度。而除了上列的一些名家，其時談論科幻小說最著名的論點，當屬魯迅的〈月界旅行辨言〉：

¹¹ 新小說報社，〈中國唯一之文學報《新小說》〉，參陳平原、夏曉虹，頁 58-59。

¹² 這是當年對科幻小說的籠統稱呼。

¹³ 〈小說林緣起〉原載於《小說林》第一期，1907。轉引自陳平原、夏曉虹，頁 256。

¹⁴ 周樹奎，〈《神女再世奇緣》自序〉，《新小說》第二十二號，1905。陳平原、夏曉虹，頁 165。

¹⁵ 包天笑，〈鐵世界譯餘贅言〉，《鐵世界》，文明書局，1903。轉引自林建群，頁 16。

¹⁶ 碧荷館主人的創作小說《新紀元》第一回記載：「只有前幾年上外國人編的兩部小說，一部叫做《未來之世界》，一部叫做《世界末日記》，卻算得在小說裡面別開生面的筆墨。」〈新紀元第一回〉節錄。海天獨嘯子在〈空中飛艇弁言〉裡談到「是書之特色」：「……以高尚之理想，科學之觀察，兩者合而成之。……其間思想陸離，層層變化，說情說景，宛然逼真，讀之者無不拍案叫絕，蓋小說書中卓絕之珍本也。」，參見陳平原、夏曉虹，頁 381，與頁 107。

¹⁷ 成之，〈小說叢話〉中說：「此（科學小說）爲近年之新產物，借小說以輸進科學智識……亦未始非輸入智識之一種趣味教育也。」引自陳平原、夏曉虹，頁 454-455。

蓋臚陳科學，常人厭之，閱不終篇，輒欲睡去，強人所難，勢必然矣。惟假小說之能力，被優孟之衣冠，則雖析理譚玄，亦能浸淫腦筋，不生厭倦。彼織兒俗子，《山海經》，《三國志》諸書，未嘗夢見，而亦能津津然識長股，奇肱之域，道周郎，葛亮之名者，實《鏡花緣》及《三國演義》之賜也。故掇取學理，去莊而諧，使讀者觸目會心，不勞思索，則必能於不知不覺間，獲一斑之智識，破遺傳之迷信，改良思想，補助文明，勢力之偉，有如此者！我國說部，若言情、談故、刺時、志怪者，架棟汗牛，而獨於科學小說，乃如麟角。智識荒隘，此實一端。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，導中國人群以進行，必自科學小說始。(3)

研究晚清小說的學者，每提及晚清科幻小說翻譯熱潮之時，都會引用魯迅這段名言，而從這幾行文字中，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出當時的魯迅其實亦是新小說家的一員¹⁸，所持主張與梁啟超的《新小說》思維同屬一脈，絕然不同於後來五四運動時期的魯迅¹⁹，民國以後，凡爾納也因為少了魯迅的大力支持而黯然失色，幾近消失於無形。

但嚴格來說，魯迅等人對科幻的看法並不屬創見，在 1900 年第一部凡爾納作品譯入中國之時，該書的口譯者陳壽彭²⁰就有了這些概念的雛形，在《八十日環遊記》的前言當中他如是說：

「是記，說部也，本法人朱力士（名）房（姓）所著，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，而

¹⁸ 不同於其他文人只是單純地盛讚科學小說的諸般優點，魯迅在譯完《月界旅行》之後也已經注意到了後續該有的創作原則，希望引出中文世界裡的凡爾納：「培倫者，名查理士，美國碩儒也。學術既覃，理想複富。默揣世界將來之進步，獨抒奇想，托之說部。經以科學，緯以人情。離合悲歡，談故涉險，均綜錯其中。間雜譏彈，亦複譚言微中。十九世紀時之說月界者，允以是為巨擘矣。然因比事屬詞，必洽學理，非徒摭山川動植，侈為詭辯者比。故當觥觥大談之際，或不免微露遁辭，人智有涯，天則甚奧，無如何也。」參見魯迅，頁 4。

¹⁹ 魯迅從 1909 年《域外小說集》開始就已經逐漸朝向忠實的策略邁進，到了 20 年代初期，更是直接使用「直譯」來統稱其翻譯策略。1925 年，魯迅翻譯了《出了象牙之塔》，在後記當中說：「文句仍然是直譯，和我歷來所取的方法一樣，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，大抵連語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顛倒。」轉引自陳福康，頁 170-171。

²⁰ 根據《八十日環遊記》書前序言，該書實際上是由薛紹徽的丈夫、旅法學人陳壽彭（1855—？）所口譯，薛紹徽僅是負責文字記錄的工作。陳壽彭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帶薛紹徽到江南遊玩，使她見識到輪船電燈的神奇，引起她對西方國度的興趣，於是薛便找了一些譯本來研讀，後來還要求陳壽彭講西方歷史給她聽。陳認為要瞭解西方文明，應該從淺近的作品入手，而且還要找能夠激發情感、容易記憶的作品，於是就口說《八十日環遊記》給她聽。薛紹徽就這樣邊聽邊記，記完了全書。陳壽彭後來把這個稿子加以刪潤、註釋，出版成書。參見施蟄存，《八十日環遊記》，〈序一〉，頁 5。

印度美利堅兩鐵路尤精詳。舉凡山川風土，勝跡教門，莫不言之歷歷，且隱合天算及駕駛法程等。著者自標，此書羅有專門學問二萬，是則區區稗史，能具其大，非若尋常小說，僅作誨盜誨淫語也。故歐人盛稱之，演於梨園，收諸蒙學，允為雅俗共賞。英人輿地家桃爾²¹、鄧浮士²²二人，又合譯之，他國亦有譯之者，愈傳愈廣，殆因其中實學，足以涵蓋一切歟。」（施蟄存，5）

陳壽彭這一段文字，可以看出濃濃的「革命」味，因為他認為這部小說雖是「區區稗史」但是「能具其大」，因此不是尋常小說，不僅「隱合天算及駕駛法程」²³，甚至還有「專門學問二萬」²⁴。總體而言，因為看上了科學小說的實用目的，因此晚清文人大力翻譯，出版數目眾多，盛況空前。

二、科幻小說譯本

1902年《新小說》第一號中刊出了《海底旅行》與《世界末日記》兩個科幻譯本，作為晚清四大雜誌之一²⁵，其影響自是十分深遠，隨後興起的許多雜誌、報刊也都起而仿效，爭相刊載國外科幻小說²⁶。不過《新小說》上的這兩篇小說卻不是引進中文的第一批科幻文本。西方科幻小說的首次引介，實際上始於1891到1892年間刊登於教會刊物《萬國公報》上的《回頭看紀略》，這是愛得華·貝勒彌（Edward Bellamy, 1850-1898）寫成於1887年的名著 *Looking Backward 2000-1887* 的摘譯版，譯者名為析津²⁷。1894年，李提摩太²⁸又對此書進行節譯，

²¹ M·Towle

²² N·D'Anvers

²³ 由這一點可以看出，陳壽彭隱約把這部小說當成了科學小說，只是不知他所指的是書中的哪一部份。

²⁴ 他在這裡所說：「其中實學，足以涵蓋一切歟」的論述，顯然與他所依據的英文本以青少年讀物為基調的翻譯策略相違背，參見本論文第六章第三節的說明。

²⁵ 梁啟超提倡新小說之後，出現了無數的小說出版社與小說雜誌，其中以四大小說雜誌最為著名，分別是：梁啟超所編之《新小說》（1902-06，創辦於日本東京，後由廣智書局發行）；李伯元主編的《繡像小說》（1903-06，半月刊，商務印書館發行）；吳趸人、周桂笙合編之《月月小說》（1906-08，群學社發行，共24期）與；黃摩西編的《小說林》（1907-08，共十二期）。

²⁶ 在晚清時期，「科幻小說」這個名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「海底旅行」與「世界末日記」在《新小說》刊出的時候，其名稱分別是「科學小說」與「哲理小說」，創作科幻《電世界》標注成「理想小說」，本論文為求行文清楚一律以「科幻小說」來概括不同時代的稱呼。

²⁷ 析津（尚不知為誰）在譯本開頭對於原著有如下的介紹：「美國現出一書回頭看，名儒畢拉宓君著也，所論皆美國後百年變化諸事，西國諸儒因其書多敘養民新法，一如傳體，故均喜閱而讀

由上海廣學會出版，重題為《百年一覺》²⁹。其後，薛紹徽（1866—1911）於1900年翻譯了凡爾納的《八十日環遊記》，由經世文社刊行。

晚清譯介的科幻小說種類繁多，令人眼花撩亂，翻譯市場上甚至出現「仿冒品」³⁰。參與的譯者頗多重量級的文人：梁啟超³¹翻譯了法國佛林馬利安（Nicolas Camille Flammarion，1842-1925）的《世界末日記》（*La Fin du monde*）；盧籍東翻譯凡爾納的《海底旅行》；包天笑譯了凡爾納的《鐵世界》（*Les Cinq Cents Millions De La Begum*）、巖谷小波的《法螺先生譚》及《法螺先生續譚》；魯迅譯了凡爾納的《月界旅行》（*De la terre à la lune trajet en 97 heures et 20 minute*）、《地底旅行》，與美國路易斯·拖侖的《造人術》；徐念慈曾經譯過美國西蒙紐加武（Simon Newcomb，1835-1909）的《黑行星》（*His Wisdom: The Defender*，retitled *The End of the World*），與押川春浪（Shunro Oshikawa，1876-1914）的《新舞台三》；吳趸人則譯有菊池幽芳的《電術奇談》；周桂笙譯有哈葛德（Henry Rider Haggard，1856-1925）之《神女再世奇緣》、凡爾納的《地心旅行》，與著者不詳的《飛訪木星》及《倫敦新世界》；此外，尚有心一翻譯的威爾斯科幻《火星與地球之戰爭》（*The War of the Worlds*）³²及《八十萬年後之世界》（*The Time Machine: An Invention*）。就連古文大家林紓（1852-1924）也翻譯過一篇科幻小說³³，不過時間已在民國之後。³⁴

在眾多文人的努力下，引進的科幻譯本囊括了英國、美國、日本、法國與荷

之，業已刊印數十萬部行於世。今譯是書不能全敘，聊譯大略於左。」參見林樂知，十九卷，第三十五次，頁15。

²⁸ 陳平原將李提摩太的《百年一覺》與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，以及《華生包探案》並列為小說界革命之前最有影響力的西方小說。參見，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，頁37。

²⁹ 陳平原在比對之後發現，這個版本與析津的譯文一模一樣，因此推定析津就是李提摩太。參見，《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》，頁197。另外，康、梁兩人與李提摩太過從甚密，梁啟超還曾經當過李的秘書。這本《百年一覺》更影響了康、梁兩人的政治思想，參見王德威，頁401；楊世翼，頁8。

³⁰ 《月月小說》第七期（1906），說海外山人的《海底漫遊記》其實是抄襲刊於《新小說》上的〈海底旅行〉，亦可見凡爾納作品在晚清時期之風行。參見陳平原、夏曉虹，277。

³¹ 梁啟超還與羅孝高合譯過凡爾納的《十五小豪傑》（*Deux Ans de vacances*），譯文連載於《新民叢報》1902年第二號至1903年第22號，見馬祖毅，頁704。

³² 即2005年上映的電影「世界大戰」。

³³ 林紓與毛文鍾於民國21年合譯了威爾斯的《鬼悟》，未知原文為哪一篇，參見附錄一。

³⁴ 詳細的翻譯書目，請參見附錄一。

蘭的作品，科幻小說在中文世界裡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如此接近文學多元系統的核心。凡爾納的譯本數量在這一波熱潮之中超越了其他各國的作家，曝光率最高，可惜的是因為譯名不統一³⁵，晚清的讀者未能對他有更深入的瞭解，失去了嚴肅看待凡爾納的唯一機會，而這一錯失，竟注定了凡爾納在中文世界裡難以翻身的命運。

三、凡爾納的譯介情況

依據前文所提過的統計數字，從 1900 年到五四（1919）之前，凡爾納作品的中文譯本一共有 19 種，平均下來幾乎每年都有凡爾納的譯本出版。非科幻類的有《十五小豪傑》、《秘密使者》³⁶、《沒有名稱的家庭》（1905）及《海中人》³⁷，科幻類的作品則包括了《八十日環遊記》、《海底旅行》、《鐵世界》、《月界旅行》、《地底旅行》、《空中旅行記》、《環遊月球》、《秘密海島》等。此外，《小說月報》還刊登過一個凡爾納的劇本《無名氏》³⁸。

薛紹徽翻譯的《八十日環遊記》出版之後，重印過多次³⁹，而 *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-vingts jours* 這部作品還有許多不同的譯本⁴⁰。另外《鐵世界》、《月界旅行》、《地底旅行》都有不只一個版本⁴¹。

在譯者方面，包天笑譯了許多凡爾納的作品，除了《鐵世界》、《秘密使者》之外，還譯過《無名之英雄》⁴²、《一撿紅》⁴³等，總結下來，他是翻譯凡爾納最多作品的譯者。

³⁵ 譯名問題參見下一頁。

³⁶ 又稱《秘密黨魁》，譯自 Michel Strogoff。小說林社，1904。

³⁷ 恽恽譯，刊於《禮拜六》48-56 期 1915 年 5 月 1 日到 6 月 26 日。尚無法確定譯自何本。

³⁸ 嘯天生譯，《小說月報》第三年，7-11 號，1912 年 10 月到 1913 年 2 月。

³⁹ 參見郭延禮。

⁴⁰ 參見本論文第五章第二節。

⁴¹ 《鐵世界》有另一個不知譯者姓名的譯本《幸運的比甘》，成於 1903 年；《月界旅行》還有商務印書館的合譯本；《地底旅行》還有周桂笙的譯本。請參見本論文附錄一。

⁴² （法）迦爾威尼著，天笑生譯述，小說林社。尚不能確定是否真是譯自凡爾納的作品。

⁴³ 未知譯自何本。

另外，先前也提及晚清時期譯名不統一的亂象，使凡爾納失去了應有的光彩，這時期的諸多譯名包括了薛紹徽的朱力士房；盧籍東的蕭魯士；梁啓超的焦士威爾奴；奚若的焦士威奴；叔子的裘爾俾奴，以及商務印書館的焦奴士威爾。而包天笑翻譯《一捻紅》時所題的作者是「房朱力士」，與翻譯《鐵世界》時的「迦爾威尼」不同；魯迅的《地底旅行》標為威男，與《月界旅行》的培倫也是不一樣⁴⁴，在這麼多譯名版本的情況下，讀者根本無從去辨別作品的出處。

⁴⁴ 凡爾納譯名不統一的問題到現在依舊存在，參見附錄四。